

行一个床上睡，这样的念头他还没有过。他环顾左右，都在高一声低一声地打鼾。他觉得自己也太老实，都是不认识不相干的人，我还怕别人有什么看法。

所谓教授

史生荣 著

刘安定坐到床边，又觉得自己脚臭，便看了她说：“我没洗脚，再坚持一下天就亮了。”

何秋思再将身子往一边挪挪说：“都是我，害得你也受罪。我还怕你嫌我脚臭，这时候了还

刘安定小心翼翼地上来，然后轻轻地蹙了腿躺下。

身体一动就碰到了她的身体，那过电一样的感觉立即就传遍了全身。

人生还真有一些想不到的意外，除了做梦，谁会想到突然就和这样漂亮的女子

住了一个晚上？谁会想到自己突然就有了这样一个让人兴奋的秘密？这样一个秘密装在

心里，即使再不往下干什么，那也是一生的最大幸福。

刘安定心里醉了。那年在西藏支教，同屋是一个姓高的支教老师，寂寞时，老高

总要讲他的爱情故事。其实老高的爱情故事并不复杂，就是他深深地爱

上了一个同学，越是爱得深越是不敢表达，直到大学毕业，眼睁睁地看着她离开。后来

月光很好，透过窗户一片片照了进来，将屋里照出许

让人神魂颠倒坐立不安若涩难解。突然何秋思翻了个身，

并将脚长长地伸到了他的脸前。他确实是睡着了。

不在一起流动。他想伸嘴来亲这只脚。嘴刚伸上去，突然

有一股烈火要从体内喷发，要将他整个熔化。他将整个脸

到了她的脚上。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所谓教授

史生荣 著

© 史生荣 2004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所谓教授/史生荣著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
2004. 1

ISBN 7-5313-2694-9

I. 所… II. 史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18137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: 110003

联系电话: 024—23284285 23284029

购书热线: 024—23284402 23284401

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: www.china.chunfeng.net

选题策划部 主页: xuanti.china.chunfeng.net

大连天正华延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幅面尺寸: 145mm × 210mm

印张: 13.625 插页: 2

字数: 320 千字

印数: 1—10 000 册

2004 年 1 月第 1 版

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王维良 黄 梅

责任校对: 白 光

封面设计: 马寄萍

版式设计: 马寄萍

定价: 23.00 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: 陈光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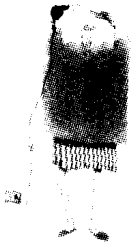
实验结果仍然不理想，甚至没有一点进展，刘安定心里不免有些焦急。坐在那里闭目想一阵，决定再查查资料，好好分析一下原因，然后再理出一个新的思路。

电话铃声吓刘安定一跳。是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。女子说她是何秋思。刘安定一下清醒过来，他有点莫名的紧张，表情也不由得严肃起来。何秋思说她在市妇产医院，要刘安定快点过来一下。

要他去干什么，有什么事，都没说清就挂了电话。妇产医院让刘安定立即想到女性、妇科、生殖系统一类的问题。刘安定是兽医系产科教研室的副教授，严格地说应该算做兽医，但对于生殖系统来说，人和牛羊没什么两样。刘安定想，何秋思要他去，很可能是和妇科有关，说不定要他发挥专长干点什么。刘安定心里止不住一阵乱跳。

何秋思是李玉的妻子，李玉和刘安定是同学加同乡，两人一同进校，两人又一同留校。留校后李玉搞行政当辅导员，一度很不得志，便一门心思学外语想办法出国。同学们都成了家有了孩子，李玉仍然单枪匹马按兵不动，仍然向国外的高校一封封写信推荐自己。十多年没结果，出国的心也就死了，也只

14593/07



所谓教授

能娶妻过日子了。人不会总走背运，李玉出国不成，爱情却结出了硕果，不久就和他的学生何秋思结了婚。刘安定第一次见到何秋思时，简直让他大吃一惊。最让他怦然心动的是何秋思亭亭玉立的身材，他相信，看一眼这样的身材，任何男人都会有点冲动，如果用性感一词来形容，虽有点不尊敬，但却是恰如其分，因为那修长的双腿，凹凸有致的身子，隔着衣服就能透出一种饱满的质感。李玉和何秋思婚后不久，澳大利亚的一所大学却突然给李玉寄来了录取通知书。临走这天，李玉请了在校的同学到家中聚会，喝一阵酒，李玉举了杯来到刘安定面前，很严肃地说要把何秋思托付给他，希望他能多多照顾。因为是同学，大家便开玩笑，有的说刘安定得了美差，有的笑着说李玉傻，说把妻子委托给“下流”无异于引狼入室。虽是玩笑，刘安定还是下意识地红了脸。刘安定在兽医系产科教研室专门研究动物生殖，人们便给他起了个绰号叫“下流”，意思是说他的工作不雅，整天玩弄牛马的生殖器官。当时刘安定怕何秋思不知道他绰号的来历，误以为“下流”真的是指他人品下流，便半玩笑半解释说，我的工作虽然是产科，但那是上流，我们都是从那里来的，那是我们的开始，你们应该叫我上流。他记得很清楚，当时何秋思一脸笑容和他碰杯，说既然丈夫把她托付给了他，她就是他的人，以后还望多多关照。刘安定知道这都是玩笑，并没当真，李玉走后他并没主动去照顾何秋思。刘安定想，也许是何秋思当了真，有事真的就找我。

何秋思站在医院门口，看到刘安定便走了过来。刘安定站到她面前时，她红了脸低了头，好像小孩做错了什么事。刘安定只好开口问。她轻声说：“这几天我肚子疼，医院检查说我可能是宫外孕，并且从腹腔里抽出十几毫升血，然后让我住院准备做手术。”

来时他就猜测有可能是怀孕了，是李玉临走时太疯狂给弄

出了事情，但又觉得是自己心里有点阴暗，是阴暗心理和职业习惯才想到这些事情，说不定人家有其他事刚好路过妇产医院。没想到事情要比他想的还严重。宫外孕一般都得做手术，何秋思是从县城考来的，省城没有亲属，说不定得由他来侍候她。刘安定心里禁不住竟有点慌乱，也有点高兴。他不明白自己怎么这样下作。他努力想压住心里的激动，只好强闭了嘴，皱了眉装出一点苦恼一言不发。

何秋思说：“大夫说这种病很危险，得全天密切监视，如果破裂就得立即手术，你也算这方面的专家，是不是真的很危险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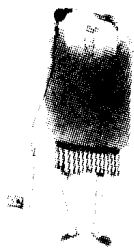
刘安定研究胚胎移植，大量的工作就是授精让动物受孕，然后将胚胎取出，对他来说，这种进进出出，就如同从抽屉里取物。动物也有宫外孕，他虽没见过，但道理他清楚，危险肯定是危险，古人把宫外孕叫血崩，在没有外科手术前，血崩基本无法救治，即使是现在，许多患者也往往因救治不及时失血过多而死亡。刘安定解释说：“宫外孕就是受精卵孕在了输卵管内，因胚胎的生长，势必会胀破输卵管，导致大出血，如果发现和救治不及时，当然有危险，但你现在已经住进了医院，如果情况紧急，手术摘除就没事了。”

已经办好了一切住院手续，何秋思说大夫要家属二十四小时陪护观察，她便给他打了电话。何秋思一脸愁苦说：“真是倒霉透了，如果要做手术，我受罪不说，还得麻烦你，想给我父母打电话，他们今天又赶不过来。”

刘安定算算，李玉出国已经快两个月了，如果临走时怀孕，胚胎也不小了，随时有胀破输卵管的危险，但他安慰她说：“你也不用怕，其实是个小手术，术后最多一周就完全好了。”

两人并肩往病房走，何秋思红了脸小声说：“你是学产科





所谓教授

的，你们那里设备也不少，你能不能给我在家里做，如果能在家里做，就省得住院麻烦了。”

何秋思畜牧系毕业，虽不学兽医方面的知识，但动物生育生产是必修的，她可能是以为人的生产也和动物一样简单，不然也不会说出如此的话。但刘安定心里还是一阵高兴：这种事让他来做，说明她信任他，没把他当外人，这种事都愿意让他来做，做了这种事，那还有什么事不能让他做。刘安定心里止不住有点乱跳。见她等待回答，他说，你简直是开玩笑，人和动物是两个概念，你躺在那里，别说手术，恐怕我手抖得连刀都拿不住，更别说我不会做这种手术了。

何秋思的病床前挂了一级护理的牌子，接着护士送来了用血单，说如果需要输血，就拿这个单子到血库取血。这一来刘安定也感到有点紧张。让何秋思躺到病床上，刘安定便到医生值班室去了解病情。

医生告诉刘安定，何秋思的腹腔有出血，但不多，B超检查输卵管有占位肿物，但尿样检查妊娠不明显，所以先不手术，观察一下再说。医生告诫刘安定说：“这种病有很大的欺骗性，有的人没有什么症状，突然就胀破了，而且出血很快，抢救不及时很快就完了，所以你不能掉以轻心，要密切观察，发现不对就要叫护士量血压。”

怪不得要让家属来陪床，看来今晚得守在她的身边了。

病房里分两排摆了六张床，都是妇科病，有四个做了手术。因为陪护的家属多，病房里闹哄哄地显得很乱。到晚上休息时，每个病床才只剩一位陪护。刘安定细看，判断出他们都是夫妻。很快，他的判断就得到了证实，他们双双挤到了一个床上。刘安定看眼何秋思，何秋思急忙将目光避开，好像何秋思也注意到了他的休息问题。好在屋里有个小方凳，刘安定将小方凳放到床前，准备趴在她的床前过一夜。

同屋的不少人在注视他，刘安定感到浑身不自在。临床的病友问刘安定和何秋思是不是兄妹，刘安定摇摇头。没想到病友又问是不是父女，刘安定一下有点难堪。刘安定什么都不想回答。他知道说不定还要住多少天，说了假话终会被人看穿，反倒引起不必要的猜测。但刘安定不禁一阵悲哀。算算，他要比何秋思大整整十二岁，严格地说应该是两代人了。他猛然感到时间的严酷，也感到了和她的距离。不知不觉就 38 岁了。看着青春勃发的何秋思，他不禁在心里呼喊自己的青春。自己的青春哪里去了？他有点怀疑自己，怀疑自己有没有过何秋思一样的青春年华。他不由得摸把自己稀疏的头发，从心里感到自己是有点年纪了，而且面容要比年纪还老。刘安定从心里叹一声，觉得今天自己想入非非有点可笑。无言坐一阵，突然想到今晚不回去应该给妻子打个招呼，便起身去打电话。

妻子宋小雅先问他在哪里，接着就责怪他走时怎么不打招呼，妻子说：“猪场的猪病倒了不少，爸找了你好一下午找不到，你干什么去了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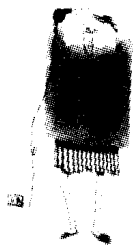
刘安定事先没想好怎么说，情急中只好说和几个同学在一起聚会。妻要他快点回来，刘安定急忙说：“不行，十多年没见面了，好不容易凑到一起，中途走了不像话。”

妻坚持说同学再重要也不能比猪病了还重要，坚持让他回来。刘安定没办法，只好胡乱搪塞几句急忙挂了电话。

猪场是岳父办的科研示范养猪场，一边搞科研，一边也赚了不少钱，全家人也沾了不少光，刘安定的胚胎移植实验，大部分经费都是岳父资助的。刘安定想，系里懂兽医的人很多，别人治不了，自己回去也没用。刘安定重新坐回到方凳上，他想趴在床沿休息一下，明天一早回去看看。

病室的人大都睡了，长长短短的呼吸此起彼伏。何秋思没有睡，她感觉病情要比上午轻许多，已经基本感觉不到疼痛





所谓教授

了。她问刘安定这是为什么。刘安定当然也不清楚，他只能说人体很复杂，同样的病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现，相同的表现也有不同的结果，不疼了，也可能是向好的方向发展，也有可能是向不好的方向发展，总之是不能麻痹大意。

何秋思侧身转过脸来，感觉还向他靠了靠。他感到两人的头挨得很近。他又有点心跳紧张。何秋思悄声说：“长这么大身上还没被刀割破过，连打针我都害怕，更别说要做手术了，所以我心里特别害怕，根本不想睡，也根本睡不着。咱们说说话吧，你给我讲点有意思的故事，我心里就不紧张了。”

何秋思才二十六岁，正是在丈夫怀里撒娇的年龄，遇上这么大的事，她此时的心情刘安定能够理解。他想讲个笑话轻轻松松，也让她的心情愉快一点。讲什么一时又没有了主意。几个可笑的段子都比较黄，两人又不是很熟，讲这些容易发生误解，让她误以为他真的下流轻浮。讲不黄的又没一个能让人可笑，也没一个能让她得到安慰。何秋思静静地看着他，她苍白的瓜子脸更显得恬静温顺迷人。他有点急，一急也急出了主意。他决定讲讲他到西藏支教的所见所闻，那里的生活肯定会让她感到新鲜。他将头向她凑凑，用耳语一样的声音向他讲述。听一阵，她闭了眼睛。他知道她累了，说不定昨晚她就没睡好。他不再讲，轻轻给她盖好了被子。

何秋思却睁开了眼说：“我先睡一会儿，后半夜你睡。”

来时只穿了短袖，还不到后半夜刘安定就冷得直哆嗦。抬头四顾，那些陪床的都和病人紧紧挤在床上。屋里很静，刘安定起身走走，仍然是冷。再坐到床前，何秋思突然醒了。她抬头左右看看，说声对不起，然后身子移向一侧，小声说：“你为什么不上来睡，你头向那边，我头向这边，谁也挤不着谁。”

挤一个床上睡，这样的念头他还没有过。他环顾左右，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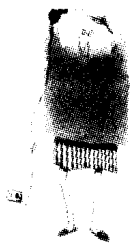
在高一声低一声地打鼾。他觉得自己也太老实，都是不认识不相干的人，我还怕别人有什么看法。刘安定坐到床边，又觉得自己脚臭，便看了她说：“我没洗脚，再坚持一下天就亮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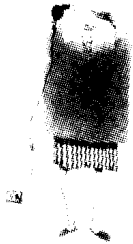
何秋思再将身子往一边挪挪说：“都是我，害得你也受罪。我还怕你嫌我脚臭，这时候了还说这些干啥，上来睡吧。”

刘安定小心翼翼地上来，然后轻轻地蜷了腿躺下。

身体一动就触到了她的身体，那过电一样的感觉立即就传遍了全身。人生还真有一些想不到的意外，除了做梦，谁会想到突然就和这样漂亮的女子睡在了一个床上？谁会想到自己突然就有了这样一个让人兴奋的秘密？这样一个秘密装在心里，即使再不往下干什么，那也是一生的最大幸福。

刘安定从心里醉了。那年在西藏支教，同屋是一个姓高的支教老师，寂寞时，老高总要讲他的爱情故事。其实老高的爱情故事并不复杂，就是他深深地爱上了一个同学，越是爱得深越是不敢表达，直到大学毕业，眼睁睁地看着她离开。后来想得发疯，他便一次次地去找她，到了她工作的单位，又没有勇气去见她。有次她发现了她，她问他有什么事时，他一下哭了，而且是痛哭失声。这一哭，他却把对她的爱慕思念全倒了出来。谁知她却平静地说她已经结婚了，而且丈夫很不错。在心灰意冷中他也结了婚，但心中的那份对她的思念没有丝毫的减轻。实在难以抑制这份感情时，他便一封封地给她写信，但他自始至终没有得到她的一句回答。每次讲完，老高都要品味议论一番，然后竟不无得意地说，人生能有一份生生死死的爱，那是一个人最大的幸福，这种幸福是一种发自肺腑的激情，也是来自生命底层的一种冲动，它让你要死要活地兴奋美好，也让你要死要活地难受苦恼。他说这种爱的幸福属于天





所谓教授

意，只可降临，不可强求。如果人一生遇不到这种生死相爱，不管你多么富有，那这辈子也算白活了。虽然老高的话有点奇谈怪论，虽然老高每次都是这几句话，让人听得寡淡无味，但每次听完，他都有一点羡慕，也找到了和人家的差距，不由得就想自己。妻子宋小雅是恩师的女儿，是在恩师家里认识，经恩师撮合然后结婚的。在这之前，他好像没有启蒙，对任何女性都没有产生过感情，更别说爱慕。认识宋小雅，也只是觉得人家是教授的女儿，人家肯嫁给一个农家出来的穷小伙已经不错，便积极努力去完成结婚这个任务。和妻子的认识过程也很短暂，她的父母说结婚吧，便结了婚。他记得很清楚，婚前他们的身体一次都没接触过，好在他是学产科的，他知道新婚之夜要干什么，但她却害羞害怕，裹了被子不让动她。这时的他雄性才被点燃，他脱光了自己纠缠不休。说来好笑，妻也是没有启蒙，她偷看了一眼他的下身，然后惊讶地说他有疝气。他摇头否认。她指一下问为什么这么大。他恍然大悟，他明白她只见过小孩的，以为大人和小孩差不多。他向她认真解释，说不信你就试试，她才带着好奇心同意试一下。和老高比，他就有点悲哀。他觉得刻骨铭心的爱情他这辈子不会拥有，连艳遇也可能不会降临。但谁能想到突然就和这样美丽的女子睡到了一个床上。也许这就是天意，是那种可遇而不可求的天意将要降临到头上。刘安定摸摸自己的心，确实跳得很厉害，仔细感觉一下，这种心跳激动和说不清的感觉确实是从来没有过的，他知道这就是那种刻骨铭心的爱。难道爱神真的降临了？他伸伸脚，再次真切地触到了她的后背，并且通过脚趾，将这一切真切地传遍了全身。他不禁浑身一阵战栗。

接下来怎么办？如果失去这个天意，无疑要留下终生遗憾。应该像老高那样执著，但不应该像老高一样胆怯。他伸伸手，又不知该怎么办。他觉得自己真的有点下流，还有点乘人

之危。如果人家翻了脸，以后就连普通朋友也做不成了。他还是将手缩了回来。

月光很好，透过窗户一片片照了进来，将屋里照出许多光影。刘安定一次次想翻身，又一次次忍住。爱情确实是让人神魂颠倒坐立不安苦涩难辨。突然何秋思翻了个身，并将脚长长地伸到了他的脸前。她确实是睡着了。他轻轻地抓住这只脚。脚像牛奶样洁白，像丝绸般滑润，脚传出的温暖水流样蔓延到了他的全身，使他的手和心都止不住一起流动。他想伸嘴亲亲这只脚。嘴刚伸上去，突然有一股烈火要从体内喷发，要将他整个融化。他将整个脸贴到了她的脚上。

他顺着腿向上摸去。她突然动一下，然后将腿收了回去。她轻声问：“你没睡着？”

刘安定一下跌回到现实中。他尴尬一下，然后用玩笑的口气小声解嘲说：“身边睡这么个大美人，我又不是太监，哪里能睡得着。”

何秋思半天没有声响。他清楚她是感觉到抚摸才醒来的。他想知道她生气了没有，她究竟怎么想。刘安定解释说：“其实我是睡着了，还做了个梦。”何秋思问梦到了什么，刘安定说：“我梦到我抱了一个面包在啃。”

何秋思笑出了声，然后小声说：“你真幽默，也许你是饿了，才做了这个怪梦，面包的味道怎么样。”

刘安定尴尬地笑笑，说：“还没吃到口就醒了。”

何秋思坐了起来说：“我睡醒了，坐一坐，你累了，躺平了好好睡一会儿。”

她可能是有了意见。刘安定也坐起来说：“你是病人，我还是在凳子上坐一坐好。”

何秋思一把拉住他，说：“咱们继续睡吧，没事，我是怕你不敢伸腿拘束，你放心睡吧。”





所谓教授

重新躺下，刘安定更没一丝睡意，但这次他不敢再造次。他想，如果再有动作，就不好解释了。他虽可以阻止手脚的动作，却没法克制心里的欲望，就这样，刘安定的内心一直折腾到天亮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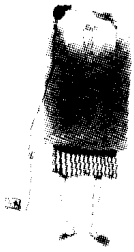
2

一早回到家，妻子宋小雅就审问数落。刘安定心里高兴着，妻怎么数落他都恼不起来。妻问一晚和哪些同学在一起。他知道话多了会露马脚，便转了话题问猪场的猪怎么样了。这一问妻找到了发泄的话题，她接了话茬说：“你还知道问猪，没钱时你知道从猪场去拿，正用你时你却躲没了影子，你说，这事让爸怎么想，爸想起来伤心不伤心。”

刘安定不敢再呆下去，他说现在就到猪场看看，便急忙洗把脸出了门。

实验猪场在校动物场，其实猪场只是一个实验点，养了几头公猪和十几个品种的母猪交配，筛选出优良品种后，再拿到西台县的种猪场定型繁育。来到实验猪场，岳父宋义仁和兽医系病理教研室的李教授正在给猪注射。猪舍外的空地上已经躺了两头死猪。刘安定用脚踩踩死猪，再看看死猪的眼睛，觉得不像是猪瘟猪丹毒一类的病。看到刘安定，宋义仁走了过来。刘安定说：“我看和上次的死因一样，很可能是遗传疾病，说明这个品种不行，至少是抗病性太差。”

宋义仁同意刘安定的观点。上次杂交出的这个品种就是长这么大死的，解剖化验了死猪所有的脏器都没找到确切的原



所谓教授

因。宋义仁摸摸死猪，说：“太可惜了，这个品种我最喜欢，瘦肉率高，体形也好，你看这体形，细长均匀，线条流畅，饱满丰腴。太可惜了。”

岳父注重美，又有点学者气，59岁的人了，什么时候都是西装革履，打了领带，皮鞋也擦得油光照人。但岳父的美学思想用到养猪方面刘安定觉得有点好笑，有点迂腐。猪本身就是丑的，都说丑得像个猪，岳父竟说什么线条体形，难怪几十岁了还去离婚。刘安定止了心里的笑说：“也没什么可惜的，在自然界，要经过大自然千万年的筛选考验才能诞生一个物种，我们想杂交一个就成功一个，从理论上说也是不现实的。”

宋义仁走过去对李教授说：“我看算了吧，很可能是遗传疾病，打针也是白费劲。”

里面的十几头猪也已经躺倒了，针刺进去都没什么反应。李教授说：“药物对有些遗传疾病也是有效的，效果怎么样我正想试验试验。”

宋义仁笑着说：“你倒聪明，拿我的钱搞你的实验。”李教授说：“你也太小气了，你大教授大老板，办了大猪场，资产上百万，还在乎几瓶药钱。”

说笑归说笑，李教授还是收拾起了东西。走出猪舍，李教授问刘安定能不能从遗传学或基因方面找到问题。刘安定说：“基因方面的研究我没搞过，用现有的遗传理论去找原因也很困难。”

刘安定勤奋好学，在遗传育种、动物免疫预防等方面研究成果不少，是大家认可的权威，宋义仁也常为自己的女婿自豪，现在刘安定说得这样谦虚，宋义仁说：“基因研究是前景看好的尖端科学，我出钱让他搞这方面的研究，他却要搞胚胎移植，说这项研究实用，很快就能直接用于生产。我是老了，

要不然我就搞基因方面的研究。”

刘安定说：“如果只看电视和报纸，好像人类马上就能破译生命的全部秘密，其实完成基因测序，那只是最基本的认识，要随心所欲地改变某些基因，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电视报纸追求的是新闻效果，而科学家遵循的应该是实事求是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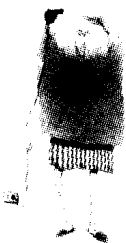
宋义仁觉得女婿的分析很有道理，他侧脸看李教授，李教授也点头肯定。李教授说：“到底是你们年轻人脑子活，我的几个研究生都不想学基础的东西，整天叫喊着要搞什么高新研究，我想请你去给他们讲讲这方面的东西，让他们也了解一下，要不他们还以为浪费了他们的天才。”

刘安定一直认为李教授的知识太陈旧了，充其量只是个高级兽医，但人家是教授，理所当然可以带研究生，自己满腹学问，却还是个副教授。刘安定心里一阵不平。但他答应去讲，他想，我要让你们看看，看看什么叫水平。

岳父和李教授又说起了胚胎移植，特别是李教授，提出了许多问题。刘安定惦记着何秋思。今天上午她还要做几项检查，还得从家里带点日用品，这些都需要他帮忙。他看看表，已经八点半了，医院已经上班工作了。刘安定心里着急，就匆匆应付几句。见李教授还有问不完的问题，刘安定只好说还有点急事，得先走一步。

宋义仁对刘安定说：“西台县猪场还有不少这种杂交猪，你明天有没有空，我们一起过去看看。”

西台县是宋义仁的老家，也是山区穷困县，出了他这么一个教授，也算穷县出了一个人物，宋义仁也想为家乡办点事情，就在县里办了一个种猪场，把实验初步定型后的猪弄到种猪场，繁育良种仔猪，然后卖给农户饲养。因为猪品种好，饲养经济效益高，几年下来全县成了养猪大县，宋义仁也成了县里的名人，还说要给他立碑，要奖励他一辆小轿车，但都还没



有兑现。良种猪场规模已经很大，现代化程度也很高，刘安定也为猪场出过不少力，每次岳父让他去，他都无条件点头答应。这次他却无法答应，何秋思那里不能没有他。他犹豫半天，找不到合适的借口。他决定先点头，到时再找个理由推托不去。

匆忙赶到医院，何秋思却说有了变化。医院已给她做了会诊。因为B超检查输卵管的肿物基本消失，她也不再感到疼痛，腹腔内也不再有血，同时尿样检查也没有怀孕的明显迹象，据此医生判断有两种可能：一是输卵管上生了个脓疮，脓疮破裂后出血疼痛。二是确实是宫外孕，但胚胎因种种原因已经流产。医生决定让何秋思先出院，但不能大意，要她自己高度注意病情，一有问题及时到医院。

尽管对病因没有准确的结论，但病好了就是最好的结论，搞清楚是什么原因也没有了必要。何秋思万分高兴，说总算是逃过了一劫，免除了挨一刀的痛苦。刘安定心里却有点莫名的惆怅，他知道这是为什么，他想不到自己会有这样的阴暗心理。一直以为自己还算高尚的他也对自己产生了怀疑。刘安定也竭力表现出轻松愉快，和何秋思一起办理了出院手续。

西台县的猪场建在半山坡上，猪舍下挖一米五，远看似一排排的战壕。刘安定一直觉得这个设计很有点科学头脑。西北地区冬天寒冷，这个季节猪消耗的热量多却不长肉，而夏季又昼夜温差太大，猪容易得病，这种半地坑式猪舍，冬暖夏凉，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。宋义仁也很为自己这一杰作得意，别人不夸时也要自夸一番。宋义仁说：“到了冬天上面加盖塑料棚，就是一个保温猪舍，这个设计的特点就是把所有的自然能源都用上了，这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没有遗憾的一件事。”

猪场场长叫吴学才，人们却喊他吴校长。老吴笑着向刘安